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性疫苗
之乱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性疫苗之乱

[美]安德鲁·斯坦维
付勇译



第一章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华盛顿特区

“好,巴顿,准备现场报道——十秒!”

CNN 电视台高级工业记者巴顿·德威特,扬头甩了甩他那经过精心修饰的头发,转过脸朝向正待开始的比特坎电视摄影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开始!”

“在昨晚《世界评论观察》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中,法马韦克斯公司总裁莫滕·蒙哥马利公开指责行政局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缩短对塞米能药物的重要检验,现在,数百名活动分子正聚集在该公司的总部前示威,我身旁的这位是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菲尔·曼科伟治。曼科伟治先生,这里的情况看上去有点糟糕啊!人们会说这样的示威闹得太过分了。”

“哼!我们看这示威闹得不够。”曼科伟治满脸怒气地说道,“有人一直在遮盖真相,对不对?这该死的疫苗还没有通过检验,就被法马韦克斯公司的那些家伙投入市场,安全措施根本不过关,一定得叫他们赔偿。他们鼓动世界上数万人——数百万人放心使用疫苗,对不对?这邪恶的东西……”

“所以,曼科伟治先生,”德威特冷静而又礼貌地打断说:“你们具体要怎么办呢?”



“我们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人正要求对整个糟得一塌糊涂的事情进行全面的调查，法马韦克斯公司和行政局——包括食物和药品管理局，他们全部都有罪。哼！这些混蛋，他们只顾自己牟取暴利，完全不担心这疫苗会毁了人们的生命，损害整个社会。嘿，这些家伙罪恶滔天，一定得惩罚他们！”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叫喊声震耳欲聋。为了使别人听见，菲尔·曼科伟治提高了嗓音。突然，在匆匆设置的警戒防线前，汹涌起伏的人群冲破了障碍，像一道咆哮的巨浪，愤怒地涌入了修剪整齐、一尘不染的广场草坪里，几十名防暴警察设法把示威的人群隔离在大楼几码远的地方。

比特坎电视摄影机立即把镜头从曼科伟治和德威特移向暴乱的人群，使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现场实况。当暴乱分子开始投掷催泪弹时，警察们戴上防暴护罩，放下防毒护目镜。他们马上认识到，即使拥有精良的护身盔甲和尖端的防暴技术，也对付不了人数非同一般的暴民，他们已不可能长时间控制住这些人。

投掷物飞掷而来，一块大约五磅重的混凝土从高处的花坛边缘断裂开，砸在比特坎电视摄影员头上，CNN 现场立刻漆黑一片。

“天哪！那些家伙要杀人啦！”法马韦克斯公司总裁莫滕·蒙哥马利站在二十层楼上的董事会会议室，从窗日看着人群，“一定有人另找了新闻单位！那里的新闻记者和示威者一样多，总得有人现场报道！快点，简！”

一个六英尺的电视屏幕占了会议室最远处那道墙的重要位置，莫滕的秘书镇静地试遍了五十个电视频道，飞快跳过那些播放的比赛活动、重播的情景喜剧以及激昂演说的福着传教士等节目，不到半分钟，她找到了另一个新闻实况转播频道。

“……尽管法马韦克斯公司声称他们投入了千百万美元来开发原来证明有效的多功能性疫苗，可事实上这种疫苗，它已造成众



所周知的剧烈副作用，影响了世界许多人的健康，面对可能出现的巨大债务诉讼，行政局要求法马韦克斯公司承担费用。是直接支付债务诉讼要求的赔偿，还是法马韦克斯再投入数百万元来研制出一种有效的解毒药呢，这是今天激烈争论的主题了。”

“被国会的那帮家伙抛弃的感受怎样？”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莫滕的肩头传来。作为法马韦克斯公司董事会的顾问，布拉德·福斯特上校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件事。现在他与莫滕站在装着厚玻璃板的窗前，俯视着下面沸腾的混乱局面。

“哪个卑鄙下流、无耻的俄国佬！我早就知道我们不该相信他”。兰德尔·丘奇沉痛地一拳打在桌子上，他是法马韦克斯公司温和纯洁的财政部长。

“见鬼吧，兰德尔！”莫滕冲着他的老朋友吼道，“我每年付给你五十万的薪水，不是要你给我讲‘我早就告诉你，这样的废话！’我们确实误信了那个卑鄙下流、无耻的俄国佬！但你该还记得是谁那么急于要我们去犯下那们的错误吧！正是那些想把只有上帝才知道需要支付多少亿美元的债务诉讼栽到我们头上的家伙——除非我们竭尽全力，生产出解毒药。当然，这也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告诉他们该从哪里开始，我应该坚持进行合格检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但是我贪心了，我们的股民贪心了，最贪心的还是国会的那些人……”

“喂，莫滕，你这是在做无益的后悔，本公司的股票完全卖不出去了。现在半个城的人就在外面进行抗议，你该想法使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布拉德心平气和地说道。一阵震耳欲聋的火警闹音打断了他的话。兰德尔·丘奇抓起最近的一个电话，急忙地按下了安全部长的号码。

“这火警是不是表明本楼有火情？”他问道。

“屏幕上没有显示本楼内任何地方有火情，丘奇先生，”安全部



长的声音从电话广播系统里传出来，“但警报表明在本楼周边的某个地方有。情况，您要我去看一下吗？”

丘奇举眉看莫滕，莫滕摇了摇头，“不，弗雷德，暂时呆在里面，如果发现任何情况，马上告诉我，好吗？”丘奇刚放下话筒，电话又响了，他拿起电话，“什么？是，他在这。”他把电话递给莫滕，“国会打来的，”他沮丧地说。

几分钟以前，在大楼的后侧，一小股抗议者设法悄悄地溜到被一面无窗墙壁包围的一个狭窄地方。经过精心计划和演习，他们熟练地袭击了装有易燃包装材料的交通壁洞，把货盘变成柴堆，在一个二十英尺的丙烷汽油桶下点起了火。

在他们把汽油倒在燃烧的物体上之后便立刻拼命逃跑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驳斥我说的那些话？绝对不行！他们现……”

“莫滕，你能不能现在就发一个声明？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准备好。”

“兰德尔，你听到他们的话了，他们要的是我，现场，在电视里，就是现在，不然的话，他们会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莫须有的指控来责难我。”莫滕的秘书简一眼惶恐，自从工作以来，她一直呆在法马韦克斯公司。她恳求说：“莫滕，你不能去那里，那样太危险了。”

“至少不要一个人去，”布拉德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早就不是小孩了，布拉德，”莫滕叹道，“或许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但你并没有必要使自己冒那样的险。”

“你是在跟我谈论冒险吗？”布拉德倔强地开玩笑说：“你先想想是什么把我拉进这场游戏？无论如何，我还有私人的理由跟你在一块，咱们走。”

火越烧越猛烈，容器里的丙烷汽油开始膨胀，渐渐地，容器内的气压升到远远超过它能承受的限度。



莫滕和布拉德穿过大理石装饰的大厅里，从拥成一团、惊慌失措的雇员中挤过去，中途只停下跟警察匆忙说了一句话。“先生，您必须出去吗？”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问道，“您知道，我们虽然全力以赴，但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我们知道，警官，”莫滕冷静地说：“我们完全是自愿冒险前去的。”

“好吧，祝您好运，先生。”

自动玻璃门滑动开了，莫滕与布拉德走出门外。人群的愤怒像密闭容器里爆发的热气一样向他们冲来，他们身后的门刚关上，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法马韦克斯公司大楼的整整一边被炸掉了，耀眼的火球带着充满油味的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人群似乎就等着这个信号，冲向防卫警戒线，踩倒警察、摄影人员，冲破障碍物以及挡住了他们前进的任何东西。莫滕和布拉德来不及说一句，转身便跑，向安全的大楼逃命。



第二章

一九九七年二月,莫斯科

长轴距的黑色默塞德斯车从莫斯科南边的高速公路主道上开到一这条车辆稀少的两侧雪堆零乱肮脏的公路上,白桦树的枝干光秃秃的,染着早晨清爽的白霜,天空像往常指示一样,呈明亮的鸭蛋色。轿车转过几道幽僻的车道后,车上的乘客向前倾过身子。

“下个路口向右拐。”在这条崎岖不平,只能行驶一辆车宽的路上走了几百码后,轿车向右通过几道沉重的铸铁门。车一过去,这些门便“咔嚓”一声轻轻自动关上,声音细微得使人难以听见。经过几道门后,轿车突然停在一座别墅前,司机连忙从车上下来,殷勤地为他的乘客拉门。这是位身着开士米大衣,手提公文包,杰出的中年俄罗斯人。

一位着装随便的年轻人出来迎接他,“早上好,维克特。”他满脸笑容地喊道。

6 “早上好,鲍里斯,”年长一点的人答道,一边扭头看着别墅周围保持得漂亮的草坪。即使覆盖着一层薄雪,还是看得出这地方是花了不少钱才维护得这么好。就维克特所见过的,春夏两季这里很美,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周围环绕着一片小白桦树林。“哪怕是



现在这个季节，这地方还很好看。”他称赞道。

“我很幸运拥有这样一位园艺师，麻烦的是，他能干得很，开始自立门户，现在他雇了十个人，他们负责这里所有的别墅，也赚了不少钱，冬季时不需要为他们的生计操心！”

“可我们不能守旧规啊，对不对？”维克特嘟囔着，用左手换拿皮包，脸上露出有点痛苦的表情。

“肩膀还痛吗？”

“做了几个星期的理疗和按摩，不见有任何好转。”

“你得放弃打网球了。”

“才五十五岁就放弃？我可还没有这个想法。”似乎为了要证明这一点，维克特抢在他同事前头轻快地跑上石阶。

鲍里斯只简短地吩咐了一下他的管家玛华，便赶上去帮维克特脱下大衣，把衣服放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然后带他参观室内摆设，直到来到楼下的大房间。

“我看你把自己的工资更多的花在古玩上了，”维克特用一种。嘲弄口气说道，用手抚摸着—把精致的里拉琴形状的红椅靠背。“别德梅尔牌，我说得对吗？”

“差不多，”鲍里斯说，不愿使他的上司显得无知，“实际上，是奇彭戴尔牌。”

“奇彭——什么？”

“一位英国细木工，很长时间以前，我在加里宁买的，可能你以前没见过。你上一次从这里走后，我把屋里的东西都搬动了一下。”

“卖椅子给我的那位妇女告诉我，她曾祖母是一位苏格兰木材商，当她嫁给加里宁一位木材商的儿子时，嫁妆的一部分就是八把这样的椅子，当然，要买下八把椅子是……”

“对拿你这种水平薪水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事打断说，眼睛里闪出一道莫测的微光。



“正如你所说的，不可能，”鲍里斯赞同道，心里猜想着他的同事什么时候才会扯到他真正的话题上来。维克特·马拉钦坐到那把奇彭戴尔牌椅子上，鲍里斯坐在正对面的一把破旧的低靠背长沙发椅上。他不去买个莫斯科大商店正在进口的时髦意大利真皮沙发，真令他的同事认为他神经。然而鲍里斯就喜欢这样，尽管皮已磨损得裂纹重重，甚至坐上去时里面的弹簧会“蹦”地一声弹起来。

确切地说，鲍里斯的神经还没完全绷紧，但已有点紧张了。即使两人是朋友，可对方终究是他的老板。很显然，维克特正审时度势，以便正式谈话之前，控制住场面。

他环视着房间里混合摆设的俄罗斯农民家具和非常豪华的欧洲货，前者是鲍里斯多年来舍不得扔掉或保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旅游时购买的。别墅前前后后茂密的白桦树使上午的阳光变得柔和，光线好似擦亮了光滑的树木，增添了地板上双面无绒地毯的色彩。

“最近，”维克特开腔了，“听说你在美国时学会了享受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

鲍里斯正不知怎样回答时有人轻轻敲门了。身着黑衣的矮胖女管家玛华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扑通”一声把茶盘重重地放在屋里惟一一件时髦家具——一张巨大的玻璃咖啡桌上，她是从附近村庄雇来的一位老太太。

她肯定，这个维克特是来给她心爱的鲍里斯找麻烦的。正当她满怀疑虑地扫他一眼时，鲍里斯说道，“谢谢你，玛华。”于是她又摇摇摆摆地走出去了。

8 鲍里斯把红茶倒进高脚玻璃杯，拿起一盘樱桃果酱递向维克特。维克特没向果酱伸手，而只是从桌上拿起一片柠檬，又靠回到椅子上，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恐怕要担心这个。”



“至少尝一片这个，”鲍里斯又拿起一盘羽毛一样轻的甜霍萝斯特。“我告诉玛华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她便坚持要做这些。”维克特露出牙齿笑了，并动手拿了好几片。

“她不会从锁眼里偷听吧，我希望？”他半开玩笑地说：“既然我俩都知道，这是绝密，不能在城里讨论……”

外面的轿车里，司机按了一下胡桃木挡板上的旋钮，一根天线随即从车盖内旋转出来，天线伸直后，一个小碟子从顶部跳了出来。司机扭动旋钮，变动着这个微小碟子的方向，以便收到不足三十英尺远房间里的谈话。最高声音信号显示出后，他按下车内立体声音响上的 Record 键，然后在座位上翻开早晨的报纸，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西伯利亚寻求一笔财产，千百万卢布已投入这个地方，多年昂贵的研究——听着，让我最后一次跟你讲清楚。

老板们需要硬币，他们必须要有畅销世界的产品，并且一直在指望你的疫苗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就是原因。然而，我们的金娃娃说要放弃整个工程！”

“但是，维克特，这确实很危险，”他辩论道：“如果情况不是非常严重话，我不会在这个阶段放弃的，你们还没见这疫苗的副作用。我已经看见了！”

维克特迅速地把食指压到嘴边，向外面车道上正在等待的轿车点了点头，鲍里斯马上接着说下去，但他把准备告诉他老板的那些细节省略了。

“作为一名研究科学家，十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处于这个阶段的研究情况还显得如此糟，那就不大可能出现转机。”鲍里斯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要把这条线上的研究全部撤掉，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渠道。”



“知道，他们已看过你的报告，但已来不及重新开辟渠道了。他们在你和你的研究上已花费太多。现在我们需要现金，他们想知道的是需要多少时间便可研制出抵消副作用的解毒药。”

“这很简单，”鲍里斯狞笑道，“最好的解毒药就是把这鬼东西全烧掉，永不使用。”

“鲍里斯，老朋友，你不明白，是不是？如果是因为不理想的副作用，老板们不能从你的创新疫苗上赚钱，那么，他们就要从解毒药上赚钱，你得开发这种解毒药越快越好。除非你想去调查西伯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你是说他们发疯了，在这个阶段就要把东西抛到市场上去，如果知道这药的副作用，不会有人买的！还没在人体上试验呢，无论如何，我拒绝交出情报资料，我情愿毁掉整个……”

“恐怕太晚了。就在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计算机档案文件，所有的研究记录和样品都正在输进我们新西伯利亚的一所绝密研究院，除了那些动物试验结果，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销毁了。”

鲍里斯跳了起来，茶盘被撞落在地板上。他气得浑身颤抖。“这太可怕了，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犯罪——不道德！尤其是你！”

维克特小心地放下杯子和茶托。“我知道有人感到被出卖了。老实说，我也讨厌那样做，我们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我情愿自己没必要这样做，但我们俩都属于老板，鲍里斯。我也不相信那些盐矿。所以我被派来告诉你，无论你喜欢与否，那东西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计划是长远的。几天前，我们放出风说，你的动物试验已达到有趣的阶段。你的助手切尔诺夫——他是我们的人，你知道吗？他已授权招揽客户但不发货。我们打算让外国朋友进来，自己动手。”

“所以，你最好的选择是——也是你惟一能做的，是着手开发



解毒药。我受令今天就把你请回莫斯科，你可以使用你原来的队伍同你干，并且，你甚至还可以出国旅游。实际上，他们想让你去伦敦，去参加五月份的会议，这一切都计划好了。惟一的区别是你以坎汀斯基的身分去。”

鲍里斯震惊地跌坐在椅子上，说不出一句话，动弹不得。没有想到，他与维克特的友谊竟会是这种结局。当他还是学生时，这位年长者鼓励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五年时间做免疫化学研究课题，这在前帕勒斯托伊卡时期对克格勃特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优待。在这五年间，他以伊凡·坎汀斯基的假身份生活，充分享受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然后回到俄罗斯，在克格勃的庇护下以政府研究科学家的身分工作。

当他心爱的耶利娜因低劣的手术流产患严重败血病死亡后，他变得神志不清，又是维克特走进了他的生活。数月的时间里，他无法正常工作。要不是维克特，他的事业早已完全荒废。同样是维克特，设法使国家工作谍报局同意让鲍里斯领导俄罗斯政府的生物学工程，努力开发具有避孕—预防艾滋病的多功能性疫苗，他知道，耶利娜死后，鲍里斯会全身心投入这样的工程。

十五年以来，鲍里斯一直把维克特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一直认为他们的友谊是纯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是太天真了。肯定是有条件的，现在维克特就在操纵这些条件。

“我一生中，有人要我做过许多邪恶的事，但这是最糟的一件，这件事与我一生的奋斗目标相违背。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人类的成员，我真的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决不干！我情愿冒任何风险——羞辱，流放，甚至被枪毙——”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崇高，鲍里斯，”维克特毫不动情地说：“但如此悲壮的牺牲精神不在选择范围内。让你蒙羞或流放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问你，你的同事怎么办？比如说维娜·费利玻瓦，你



同她工作了这么多年……”

“如何？”

“她有个小女儿。她叫什么来着。”

“你知道这孩子的名字，该死的！”

维克特微笑着。“当然，小莉迪亚有九岁了，而巨在她的那所特别学校里过得很不错。”

“我不相信老板们会卑鄙到故意伤害一个无辜小孩的地步。”

“哦，孩子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但因为她妈妈是你们小组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成员，她才能受到这样优秀的教育。”

“你的意思是，为了报复我，你们要把维娜·费利玻瓦赶走？”

维克特耸耸肩，“你自己知道我们俄国人的驾驶技术是多么糟糕，我们的轿车是多不可靠。并且，我担心，我们的公路根本没保养好。当然，一位科学家死了，对她的职业也是一种损失，但她的那位独生女不能呆在那所特别的大学预科学校。还有你去年招进的那名实验室技工，叫费利克斯·维宁，是不是？一个英俊的年青人，他好像很热爱生活，你说对吗？”

“别再说了，”鲍里斯嘟囔道，他满脸抽动，与维克特温和平静的表情绝然相反。“你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这些邪恶的事情吗？”

“绝对没有，我的朋友，”维克特镇静的笑容里没表露任何情感。“绝对没有。”

二

12

“先生们，韦洛尼卡，上午好，请坐下，我们开始了。”

统领特别行动军 A10 组的布拉德·福斯特上校轻快地坐下，摆正前面的文件，又转过身调整好头顶的幻灯，呷了一口矿泉水，



开始他准备充分的演讲。”

“上一个月，你们都在精心准备一项任务，我相信你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是你们谁也不知道这项任务是什么，但上面要求我到今天才能告诉你们。现在我受命，告诉你们这项任务的代号是“热弹行动”。一周内做好准备，事实上，我们压力很大，但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们去哪，老板？”拉里·杜根少校问道。

“俄国，准确地说，新西伯利亚。”

“像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样，是吗？”

“不太像，少校，”布拉德平静地说。“我来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证实，俄国人已研究出一种性疫苗。”

“救世主！”杜根震惊地大叫起来，“你能肯定？我是说，得啦！近十年我们不是一直有人在攻克这个吗？你说俄国人在这件事上赢了我们？”

“没错，拉里。我开始听说时也像你这样吃惊，但所有的迹象都说明这是真的。”

“那我们应当从哪里下手，阁下？”块头巨大的足球运动员山姆·扬用他平常那种直率的方式询问道：“如果他们把一切封得严严实实，我们的工作就无法进行。”

“错了，中士，”布拉德露齿笑着回答说：“听着，等会就清楚了，大家都清楚，自从一九八九年后，俄国人一直处于很不妙的金融困境中，肯定地，他们有富饶的自然资源，但他们一直没能充分开发利用，何况，他们从来不懂得把握国际市场的诀窍，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决定利用另一大财产——脑力。几年来他们把细菌战领域和太空试验室最优秀的那批人重新组合起来，全力以赴在二〇〇〇前找到最佳预防艾滋病的疫苗。现在看来他们已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看有点怪，”拉里·杜根打断说：“他们该对找到解决温饱



问题的办法更感兴趣。就我所知,为了避免发生新的革命,他们现在已经够受的了,怎么会浪费时间去玩弄化学仪器?”

“因为,拉里,”布拉德平静地回答说:“根据他们的正确估计,我想是正确估计,如果他们能发现一种比较完善的疫苗,这种疫苗的
全球需求量会非常之大,那时他们便可以要价。事实上,兰利那边的人告诉我,俄国人计划举办类似国际大拍卖的活动,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这不就是一家多国公司与另一家多国公司出价竞争吗?”韦洛尼卡·休斯敦少校问道,这是位漂亮的女黑人,身高刚好达到美国武装部队的最低要求。

“不错,少校。”

“嗯,这是他们解决外币困难的一个好办法,”她带着欣赏的声音说道:“任何想称好汉的西方政府都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最后得到酬金什么的作为奖赏。”

“咱们希望如此吧。不过,我得告诉你们,总统可不打算让别人为这件事敲诈美国,这就得看我们的。”

“我是说,我们过去把那东西偷出来?”韦洛尼卡·休斯敦问道:“就目前的情报来看,这也是一项同样麻烦的任务。”

“对我们来说,正是这样的,”布拉德坚定地回答说:“在这项任务上,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道德或合法性之类的问题。和其它所有的工作一样,我们服从命令,行吗,诸位?”

“行,上校,”大家一致回答。

“兰利那边的人说,只要行动快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时候过去。我想这个周末就去。我们以在新西伯利亚内外向每一家工业单位销售计算机部件为名义。为了使人相信,我们真的要带上一大堆计算机部件。我们执行任务时真正需要的工具也包含在托去的这些东西中。俄国人迫切需要计算机部件,他们大概不会跟我们有意过



不去。所以，在第一周内外，山姆·扬要动真格的在新西伯利亚抛出一些部件，并销售这些鬼东西。结果会有商人来订货的。”

山姆·扬哼了一声，我为你们这些人做这等事！至少要从销售中抽点佣金吧？”他讥讽地笑着说。

“只得到工作满足感，山姆。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实际上你的俄语说得很标准，并且你最懂计算机。你还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做掩护吗？”

“不能，阁下，但我还有些疑问，付点钱给谁，让他从里面扛着东西出来不是容易得多吗？”

“我们也这样考虑过——别以为我们没想过。你知道在没有其它任何办法时我们才这样做。我们确实有个人在那个研究室里，但不知什么事把他吓坏了，他说不愿干。麻烦的是，那些人要么就是克格勃，要么胆小得不敢做任何与自己行业无关的事。你会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但他们与过去并没有多大差别。不成，如果我们要那些资料，我们得进去亲自取出来。”

“再提个问题好吗，上校？我想我们需要的情报存在资料档案里，你要我和休斯敦少校从磁盘上拷过来，但是如果他们有满满一屋磁盘呢？当然，我懂俄语，可我不能辩认我们需要的东西啊，我不是专家，要把那地方的每一个磁盘拷过来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可做不到。”

“别着急，”布拉德答道：“我们出发前，你得了解些简单情况，好了，请休斯敦少校讲讲我们怎样到达接头点。你讲讲吧，韦洛尼卡。”

韦洛尼卡斜靠着身子按动头顶上幻灯机的开关，一幅巨大科学综合企业的卫星侦察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我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捉摸这是什么地方。我推断，这只能是一种政府研究实验室，在俄国——可能是西伯利亚，我把这地方缩小到新西伯利亚。”